



12066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卷之

周在梁



豫儀 周在浚雪容 鈔

周在延津容

蕭士瑋

伯玉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趙景之太史

人胃氣強盛。以飲食雜試。皆能納受。弱者稍投以不合。病輒立見。余以近人詩。合者少。不合者多。類皆推置不觀。非薄今人也。直以胃氣素弱。投其所忌。將恐傷之。爾夜來聽雨蓬窻。得先生詩讀之。遂盡一燭。蓋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宿葷滌盡。入口不滓。久而味回。漸益入佳。似此。且可寬胃。以養氣。豈惟不傷而已。

藏弃集

卷之十二

賴古堂二刻

取喻舊遠  
如與諸人共記

與顧與治

近來石公諸人。雖家人語。亦強爲作達。此蓋矜其所不足也。前輩何嘗如此。文生於情人。皆知之情。生於文。文人亦未易知也。

與范池州

誰能便以  
太上自居  
耽之可也

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趙總。不離俗。

與黃石齋

至人無欲。然不能不飲食。六金奉致。買米弟從。不結區中之緣。兄慎毋為絕物之行也。

與錢牧齋

坡公晚得朝雲。竟是一禪悅之友。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然情非深。不能忘。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今目成。此是千古情至之語。卽是千古欲情之方。特未可為不及情者道爾。某偶寄一言。原為游戲。弟既已登場。藏弄集。入卷之十二。二韻古堂一刻。嬉笑怒罵。亦須扮演。酷肖癡人。見為何太認真。不知此政老曲工游戲。三昧處也。

與黃閣齋

弟且行矣。剡溪雪棹。隨興行止。然布帆已掛。且順安瀾。而望五老耳。緬惟遠公遺錫。陶劉高風。烟嵐兀昔。鐘磬依然。開先有雪橋歸。栖真闢法。大暢玄風。庶幾唐人所謂嗣響者。顧此道譚之。如剡筭護之。須如愛竹。佛法金湯。囑累宰官。毋令波旬樂得其便。若弟與梅公晉卿諸人。徒有其心耳。人固不可以無勢也。

三札輕離  
痛惜多山  
調護清泉  
白石應為  
感恩長謝

又

匡廬惟九奇香谷佛手諸巖據地最勝以能受用谷  
 中一帶佳木爾古樹千章屯雲宿霧陰晴昏曉設色  
 悅人近聞孽髡見利忘山思盡頽而付諸咸陽之一  
 炬昆明劫灰波沸岳頂一幅洪谷子得意書取投烈  
 焰良可惜也且蓄養數百年綿亘數十里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羽毛之屬窟穴于中盡林而焚何所逃匿  
 驚禽駭獸并命一朝諒屬仁人必懷惻隱宋曹公斌  
 冬月不治垣墻以蟻虱蟄伏惟恐傷之今乃烈山澤  
 蕪幸集

卷之十二

三 賴古堂二刻

又

山之佳木如人之有美髯也然髯之絕倫多弗克令  
 終天池諸髡思楮其山其亦髯爲之累乎今匡君若  
 咸陽望救其亟與之約法三章以爲匡君護此髯也

與劉晉卿

三石梁詩畢竟難和每于杜集見有懷李詩而李集  
 絕無一酬者司馬對副臥龍公惟有堅壁不戰此前

當與投  
陽鼓也者  
誅逐

君來語  
以戲詭出  
之

人第一勝着也。明年到匡山九奇不可無記。開先雪公海內耆宿當以身為床座力護之。

。又

春浮最安而樂。一官至卑而勞。辭其安樂而就其卑。勞所謂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索其下而弗聽。索其上而聽之。弟之近況似此。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荅李梅公

今夕何夕誰能遣此聽。汪生歌發水面似潯陽琵琶。藏弄集

人卷之十二

四 賴古堂二刻

聲也。謝夫人定有柳絮之句。索和兄。豈招我守歲。乃是望我解圍耳。我不容兄獨快活。且教一夜髭鬚被上被下不得安妥。爾笑笑。

與許石門

虞山秣陵雲樹相望。秋水兼葭徒勞瞻瀾。近事大可憂。奕局瀕危。正須國手。兄行且坐而論道。留侯將何。以用高祖也。弟為俗驅迫。出非本意。北路梗塞。進退維谷。陶弘景末明中求祿輒舛。遂為入道之緣。安知造物非愛我。借此以為勸進之資乎。

與葛配老

世議如聚蚋。一器世局如風帆。無柁或割壘。自衛而鼓發。狂瀾或從岸旁觀。而指視亂聽。自非命世之大。人必不能割破藩籬。而作中流之砥柱。某故以老師之出處。卜世道之安危矣。

復余集生

性懶爲人作致書郵。得之於天。良不可強。盜有伐臬陶之塚者。久之抱頭而出。云視其面如割瓜。那復爲得人也。一笑。

戴弄集

人卷之十二

五 賴古堂二刻

與馮鄴仙

南滁之矢。希卽速發。渠成亦秦之利。不獨鄭也。鼠入牛角。轉身頗難。勞嶽導河。端有藉於巨靈仙掌矣。

又

嘉猷入告。薄海騰歡。江左彝吾。入爲禁中。頗牧矣。從此高霞流潦。揆分已懸。劉安世不敢一札。及司馬相公之門。惟相公不忘安世。爾然私心所幸。崔勒在月氏遙禮。其師師卽爲引手。倘此誠可喻。則異香成穗。摩頂受記。時時在大慈加被之中矣。

與聶雲閣

見子真使我懷古之情益甚。莫往莫來情更當如何。弟心衰貌改已非故吾。特知己一念炯炯如觀河之見。至老不昧爾。

與寒雲

衆苦所集。衆生堪忍。弟輩固可憐憫矣。然衆生病愈。我病方愈。此世界刀兵饑饉功名富貴文章理學種種傳變症候不一。病人未得痊。可醫王大須攢眉想亦難得少憂惱也。年兄見此將毋笑調達入獄身不

歲時集

卷之二

六 賴古堂一刻

求出翻問世尊何日來乎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太乙山房集

與袁特丘

假歸。沉酣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繼而多焉。則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之所謂苦者更甚。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假使廢却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更優閑也。弟入盱四十日。瘦削過半。而荆大徹日日叱罵誼。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閑與不優閑之效也。吾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爲人祖。爲人師。時

虞翻之感  
今古同情

以功名富  
貴文章理  
學與刀兵  
飢饉並論  
明眼慧識  
卓然不羣

離處可醉

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

湯顯祖

義仍海若江西臨川人  
玉茗堂集

荅門人吳芳臺舶使

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省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  
小千園集橫秋閣集

與過君斷

藏弄集

卷之二

七 續古堂二刻

適欲修問。而敝宗名優持筓板之具。奏技貴邑。其意欲得年兄領袖。此段風流。弟以爲世界中崇積數千年富貴功名。皆如此輩所爲。然此輩登壇作歌舞等事。亦無不真出精神。如聖賢豪傑持性情入世。雖幻泡微塵。亦圖所以不滅。然則雖真實事。固當作劇技等觀。雖劇技等事。亦可作真實觀。年兄持兩觀行世。用之不窮。弟借此輩作書郵。亦願年兄寓此意也。

與陳興霸

尊公傳擬數日。而後脫稿。蓋數十年貧賤兄弟。有許。

多相對。悲哀。拍於。喑咽。之時。此段。警歎。雖賢。昆玉。有不及。聞不能。繪其志。意者。故存其大節。別詳見。聞所軼者。使人。因不肖之言。想慕。所不盡。若鋪揚。鴻禧。以光此傳。愧才有不及。逮耳。統惟鑒其草率。幸甚。

與管弼亮

僕厚求天下之文。而卒未敢以能薄許人也。五金之所以能薄者。以其堅與其密也。五金生於土。是土之粹結者。乃爲金。而金之能薄。非薄也。厚之精者也。故天下之爲文者。不可不爲金。

藏弄集

卷之十一

八 賴古堂二刻

與李小有

足下以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爲令。二三知己。頗心榮此行。而足下顧以生平制藝。屬不肖弟。爲之言。勤勤焉。嗟夫。此意復令人悲爾。夫人生莫親于心。莫悲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裂筋絕脉。獨出性命之物。粹於八股。雖已知。已知效於人。猶不能遽釋。以去。況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覓名山大川之靈。酬此耿耿。以少年情炎。閑進之氣。爲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嗟夫。足下此意。復令

說得浮名  
盡性命相  
關無推山  
釣之自愛  
具羽也

白已痛癢  
不覺觸動

人悲耳。

候倪鴻寶先生

場卷視往科。精氣稍益挺動。向老師所教機鋒光燄。諸物頗復颺出。同輩舉謂可元。不肖亦私心自喜。無憾。而擯落如前。揆之氣類。則吾師矢志之時。亦不宜爲藁得意之日耳。

與某公書

年過半百。日月如流。功名不立。老大之悲。其何能已。日與外人接。亦自常。靜夜獨居。未免拊心長嘆耳。果無能人。亦自甘之。自反生平。雖介然一夫。存宇宙于天文樂律軍政財用。無不加心求爲可用。至於今日。亦盡自信以爲實有當於事宜。而扼之下位。如是而言。不悲。亦強說也。一身不足惜。顧以宿有時名。而成立。如是不能不重爲名累。名于人不親。而附于身。卽并當爲之。護惜猶馬惜錦障泥。而況于人乎。假令如三代兩漢時。亦可不恃甲科。今則倚此矣。不得此爲地。終不可行。上之人雖力破成例。而下之守例也。審終不使鄉科得居甲科上也。言及此。不爲自傷。亦爲

藏弄集

卷之十二

九 觀古堂二刻

朝廷傷之矣。台翁知己也。欲有爲于世之意同。故纒纒訴之。

李明睿

太虛閩翁江西南昌人  
大椿堂集四部稿

示學思

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復與吾儒同。彼王實甫羅貫中施耐菴。又豈拘拘于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縱橫爛熳。出入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汝宜勉之。

藏弄集

八卷之二

十 賴古堂二刻

方孝標

樓岡原名玄成江南桐城人  
光啓堂文集

上黃改菴先生

標拜白。昔杜員外與閩丘博士同年。其孫甫後遇蜀僧。猶相與侈其祖父蒙恩之盛。至形諸詠歌。蘇端明少聞慶曆聖德詩。後出歐陽公門。以得見韓富諸公爲幸。而託之文章。夫閩丘與杜僅同年。非官同。庚同也。韓富諸公之于蘇。乃名賢。非其先人之友也。向使二公當日得遇其先人。同年之友。又官同。庚同。而當桑滄移換之後。蓼莪永痛之時。如小子今日之與先

寫出前輩  
交誼令人  
可感

生則其欣慨又何如也。小子猶記戊辰之歲，纔八九  
齡，嘗襁負從先君後。見諸父執麟鳳山川儼在雲表。  
時執猶子禮拜于前，諸父執或憐而抱持教誨之。四  
十年恍恍如昨日事。先君暮年家食，嘗爲小子輩述  
金馬連鑣之樂，及海枯搖散之悲。曰：當時三十三人，  
意氣豈不偉哉！今幾何時而某某亡，某某存，某某年  
幾許。至先生則指曰：是與我同庚，尤厚。今遠在數千  
里外，若何或泣下。小子輩侍其傍，未嘗不嘆前輩交  
道之古，且思何由使諸先生之存者與先君再一把  
藏弄集

八卷之二

十一 賴古堂一刻

手以慰其洄溯而不可得。前年小子入閩，先君猶囑  
問先生甚殷，不及而歸。先君已捐舍痛哉！今小子來  
三山，遍詢先生杖履，知者或寡。及見余穆如，始知福  
祉有相著。書教孫強飯自樂，不覺悲喜盈胸。百端交  
集，見先生如見先君，見先生不見先君，不見先君猶  
幸見先生如見先君。此豈甫之詩、軾之文所能盡其  
情狀者哉！卽思褰裳請几下而爲他務阻，敬勸八行  
申瞻慕。惟先生身經鼎革而碩果歸然，當爲道自珍。  
爲交遊自珍，爲後進之典型，自珍龍馬精神，松喬日

月雖東山綠野醉白平泉不專譽于前史矣。淺淺之儀不足道。然酌醇醴歌小詞。進稱萬年壽。猶子禮也。與謝獻菴

僕致力于文。亦有年矣。然于今之文。罕寓目焉。而獨誦足下之文。日以繼夕。蓋僕之傾倒于足下也。僕昔未交于左右。西川李研齋。亟向僕稱其人。其文後獲遇之。董文友座上。見足下嶽立宏聲。意氣軒豁。信其人矣。然而見徵歌命酒。則和聲怡氣。以爲樂論及詩文。輒仰目視梁上。傍若無人心竊疑之。歸向研齋急藏弄集

卷之十二

三 賴古堂二刻

寫得出  
索足下所刻論紀數篇讀之。粲然有則矣。然竊妄以爲未盡。後足下初自都門還。僕問都門爲文人幾何。曰一二人。僕又疑之。以海內之大。都門之盛。爲文者奚止一二人。而他豈皆不足道耶。及昨過毘陵。于薛仔鉉家得所畱醉白堂文集二冊。誦之。而後知研齋之非阿也。足下之日當仰視梁上也。海內之爲文者。止一二人。而其他果不足道也。何也。足下之文。非今之文。古之文也。非特古之文。古之能合理學文章。而一之之文也。僕嘗謂天下有文。有所以文。文者文也。

所以文者理也。古之聖賢初非有意於文。不過理積于中。而文著于外耳。韓歐之文。猶或裂理與文爲兩物。而足下則無之不合。故僕傾倒于足下也。然僕愚人。日誦足下之文。則日求足下之文。日求足下之文。則心契于足下之文者至多。而亦有一二未盡契者。毋敢自隱。幾欲來見質之。相去咫尺。爲故人留。僕亦有文數百篇。過嶺道險。不能多攜。僅持其近所作數十篇。而苦無記室。容覓人繕寫就正。蓋今之以文自任者少。以文自任而能合理與文如足下者尤少。藏弄集

卷之十二

三 賴古堂二刻

故望者深也。唯足下教之庶幾。令僕得由韓歐以進。孔孟而令六經之文。再著于今日。則足下之道爲不孤。而僕亦得因指示以自信。其學之非誣。臨紙悚息。不盡不盡。

再與謝獻菴

別足下一年。距足下百里。思卽一見不得。乃欲寄書。又恐足下旣貴。未必憶疇昔。故不敢及。見足下與友人書。稱僕憫僕之遭。且問僕近所爲文。若何。用是感激。遂兩奉書左右。冀足下之聞而教我。也。乃俟命踰

句而一答。一不答。又答。非所問。猶不答也。或者曰。足下遺僕。抑疑僕耶。不則足下專職事。不暇文章耶。既思之。恐皆不然。何也。足下遺僕。不交僕矣。交之不稱之。憫之問之矣。既交之。又稱之。憫之問之。則足下不遺僕。可信。舍曰疑之。何疑也。或者見僕以凶懼憂患之身。困石據蒺藜。圖奉親安。又不忍弱弟之窮。無告爲之走四方。乞憐稱貸。以助厥成。近且遭先大夫之變。無以葬老母。老。又無以供水救。故不遠二千里。數換舟車。犯峻嶺。狎湍灘。與怪石猛沙。爭呼吸之命。南

藏弄集

卷之二

十四 雜古堂二刻

方殊候。寒熱切肌骨。足病人。皆不惜。而近在百里間。是必有不入耳之言。來相干。謁足下。既尊顯人。貴自利耳。何朋友爲。故不若預絕之也。然又思足下學道。既有成。豈世俗比。且僕與交。正足下困衡時。每言及人情。閃爍炎涼。見足下輒恨恨。握拳捶案。上有聲。怒罵爲非類。豈一旦履亨。遂忘之。而蹈之。必無也。傳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故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故禮樂爲虛名。先儒曰。彼知政事。禮樂不可不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二也。是以古之

君子雖修職事亦勤文章彼蓋知職事卽文章文章卽職事也足下既受民社豈能復如疇昔緡長編弄柔翰然古人有窮達不易之心而後有無入不自得之學僕見足下自任素甚力而今不然恐其有易之心而無自得之學是以如是其汲汲也且僕在閩三月見閩之事曰亂不可曰治亦不可閩之當事曰不可有爲不可曰可有爲又不可良苦延猶僻郡別駕猶閒官倘自此愈尊愈顯愈難有爲何不及此猶得肆力以成昔之學而進可有裨于國退可有益于後

藏弄集

卷之十二

十五

賴古堂二刻

世耶僕雖駮不足當足下之賓校執友而猶可爲勸勉之人誠有望足下成之于前而僕得倡和之于後以無負足下交之稱之憫之問之之意幸甚若又不答或答非答足下負僕僕不負足下矣

李以篤

雲田漢陽人

與程石門

震澤洞庭間昔人非宦遊仙謫不能至兄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春而之楚秋而之吳其遊歷不可謂不遺矣朋友之合不合有數雖聖賢不能以盡必故有一

見而喜者。有一見而怒者。有一見而愛慕畏服。若將終身者。此不可以品地聲望論也。今吳楚越豫之知名士。無不願交於兄。而無有異旨。其交好不可謂不廣矣。如此。非有一如江如海。蓋代未易之才。爲之輝映而領袖。則無以服天下。獨立不懼之士之心。而兄振筆所至。牢籠百態。鏤刻萬物。大者高岑王孟。小者亦放翁山谷。目前所見。未有倫比。加以雲心水眼。兼收博採。一時揆藻之士。恒視隻字。以爲榮。其才具不可謂不大。且當矣。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又曰。忘藏弄集。

卷之十二

二六 賴古堂二刻

已事之已拙。笑他人之未工。弟今日之謂矣。况以兄游歷之遐。如此。交好之廣。如此。才具之大。且當如此。豈復留遺憾爲他人議論地哉。卽所爲議之甚精。論之甚深者。又豈復有加於兄之上哉。而弟則以爲兄交遊太濫。手眼太恕。時日太促。有此三者。皆能使真詩不出。當時識者不之感。後世識者。或因以致惜。而致咎也。可奈何。

陳弘緒

士業江西南昌人  
鴻柄集

與吳衆香

止是說話  
自然放寬  
不似他家  
牽引舊事  
也

季夏雷榮子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  
此書與劉蛻集俱讐較精密剗剔不苟誠案頭佳本  
也唐人之集散忘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

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  
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  
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  
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  
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  
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

藏弄集

卷之二

七 賴古堂二刻

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亡其他泯沒  
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尚存于今  
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  
之未久終歸散亡尚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  
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  
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  
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蓋亦可數  
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  
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

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翁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而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藏棄集

八卷之十三

十八 類古堂二刻

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剽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卽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況于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于時。而況于侯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議論才情  
如蓬源之  
水掘地而  
出可謂當  
今無兩

二語正自  
微於談詩

深于言禪  
即深于言  
情以佛為  
深情人余  
意如此讀  
士業此積  
快有同心

詩與禪相類。而亦有合有離。禪以妙悟為主。須從最

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而無取於辟支聲聞小果。

詩亦如之。此其相類而合者也。然詩以道性情。而禪

則期于見性而忘情。說詩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嘆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

也是則詩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微之于

情。而禪豈有是哉。一切感觸。等之空華。陽燄。漠然不

以置。懷動于中。輒激以為戒。而况形之于言乎。是故

詩之攻禪。禪病也。既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詩

藏弄集

卷之十二

七 類古堂二刻

為世之離禪與詩為二者。其論往往如是。弟竊以為

不然。今諸經所載。如來慈悲。普被。雖其跛行。喙息。蠅

飛。蠕動。無所不用。其哀憫。況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之際乎。語情宜莫如禪。而特不以之。沮沒其自有之

靈光耳。然則詩之與禪。其所謂合者。固有針芥之投。

而。其所謂離者。亦實非有淄澠之別也。要在人之妙

悟而已。上人早負雄偉非常之才。遭時不幸。既弗獲

珥筆而立丹墀。又弗獲拔劍而馳絕域。乃去而隱遁。

之桑門。日中一飧。樹下一宿。泊然與世相忘。而獨不

有山雨欲  
來風滿樓  
之樂

能已于五七言諸體。承示靜寄軒集挑燈通閱之。或  
驚駭駭電突起于咫尺。或古洞陰崖屹峙于左右。或  
龍蛇虎豹之出沒。或松篁灌莽之吟嘯。此豈無情者  
之所得而托哉。昔三閭大夫以楚同姓。睠懷宗國。  
顧閭闔而不見。望長樹而太息。於是有懷沙哀郢之  
作。以抒寫其感慨淋漓。歷十餘載。雪菴和尚懷袖其  
篇章。而不置讀。輒哭哭已輒又讀。詩耶禪耶。抑何其  
相合之濶耶。今上人雖已着僧伽黎。而腰間寶玦。固  
在山巔水澗。樵悴行吟。必有撫卷而涕泗霑襟者矣。  
藏弄集

卷之十一

三 韻古堂一刻

病骨支離。漫爲評次。幸勿輕出以示人爲禱。

復李公司李

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構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  
中。伏承下問。謹備錄于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  
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  
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  
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  
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  
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

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稭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夫佛公劉蕡之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

藏奔集

卷之十二

三 賴古堂二刻

事

名湮沒。猶日時勢使然。乃若遐之品行照耀于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據南面而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頃老公祖闡發幽潛。表揚先德。併公一門死賊之奇。旣已揭日月而光天壤矣。竊以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重。誠得乞靈片楸。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裨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

引正俱幽  
異不是一  
殊通用者

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于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共浚屬望弘緒謹拭目俟之矣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覽諸客聽悉不盡

### 荅張謫宿

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命圖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為形摹。恨不足以盡兄文之妙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藏弄集

### 卷之一

三 賴古堂二刻

前代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于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為。皆忠孝大節。即其詭託。亂巫陰。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能並也。心隱之文。盡于兄之所粹。其軼事見于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

字字皆受  
元氣之掛  
盈不可作  
易車

宵如此事  
方許作如

此慨莫若  
徒以慨嘆  
世不乏如  
此慨嘆者  
矣

是有至理  
毋思甲乙  
慶感幸勝  
之際便竟

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携蒯緹衣短後  
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  
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駟僮傭夫廝養以至椎剝掘塚  
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  
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于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  
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  
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于其鄉否其鄉  
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  
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  
藏弄集

卷之十一

三 賴古堂二刻

時已不免姍笑于里巷而見侮于褒衣博帶之儔何  
況于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  
心隱者亦且奄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于光午之輩  
乎吁可慨也兄之交遊遍于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  
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于心隱之後更快事也

與王友書

辱手示知抵江州念符生朱粲遍滿大千無處可托  
七尺前輩謂避暑須向湯鍋裏去然則避亂亦正當  
向劔戟叢中去若必待屋舍阡陌良田美地然後携

鹿語爲確

山林人胸

乎無布置

與牧豎推

叟何異每

嘆朱桃樵

蘇雲卿輩

負許大經

妻。孥。子。而。往。政。恐。爲。捕。魚。人。所。笑。東。坡。寓。居。惠。州。縱  
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而。勢。不。能。前。  
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  
忽。得。解。脫。一。切。境。界。大。抵。如。此。覺。桃。源。二。字。悞。人。不。  
少。桃。源。須。我。輩。經。緯。而。成。豈。有。天。造。地。設。之。壞。土。乎。  
世。無。王。無。功。所。謂。醉。鄉。者。真。不。知。其。相。去。幾。千。里。無。  
功。在。醉。鄉。亦。在。又。何。煩。壘。糟。爲。丘。注。酒。爲。渠。也。

與朱蔚園太行

東陵何足傳政以種瓜而傳今維揚瓜洲鎮邵氏子

藏弄集

卷之十二

三古類古堂三刻

孫尚有偃僕而治畦者假使當日五等榮華再延一  
二百年亦決歸于灰飛烟滅未必能綿亘如是之長  
也把鋤抱甕終其身而不悔已足報荅祖先覺誦讀  
猶爲第二義昨詣彌俱聽其叱牛之聲過于鈞天之  
奏村居自應以此爲法耳民書二卷足補養餘月令  
之遺缺附上典記此事講究益深喧囂益不相涉便  
是拔宅雲中之候矣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從宮詹錢牧齋求宋集書

讀此真能  
開胸愈疾  
予于集山  
不能不首  
傾心士業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爲世所宗。天下之士思一望見其顏色者衆矣。古之君子于當世先達偉人莫不及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欲一見而不可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于先生也。知其名在垂髮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非厚幸。然自己巳春奉教以還。不通問者又三年于此矣。夫以世所願見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於此矣。其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者。昨冬得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曲

藏弄集

卷之十二

三

賴古堂二刻

凡大家之  
文其來也  
洒洒然落  
落然不肖  
爲同亦不  
苟爲異

折徐紹虹墓誌。雄逸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稽考詳貫。蓋考覈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墓誌。則子瞻之狀。勿安昌黎之寫。鄭羣。不是過也。其餘譽無溢美。文不揜實。而往往錯綜透迤。頓挫感慨。未嘗有數行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諸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

其力可將  
千軍萬馬  
寂如無聲  
不得但以  
爲服逸

僅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歲之間。于所宜有者殆  
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貸  
錄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  
能涉焉。以爲猶賢于聲色狗馬者之爲。又性于他玩  
好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筭所藏。有畢仲  
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  
集者。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  
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遇大君  
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秦淮  
戴孝集

卷之十二

三 頤古堂二刻

書估之便。奉求貸錄。明夏繕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  
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黃國琦 五湖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周櫟園

來教。今天下無不詩人。今天下無一詩人。此與邵天  
津刪後無詩之語。直是鍼鋒相對。琦於是有一言干  
先生。三山曹氏選十二代詩。虞山錢氏選盛明詩。皆  
因人而錄。其詩非因詩以存其人。惡濫已深。斷不能  
行遠。先生眼精手狠。何不取兩書而痛刪之。去千存

百去百存十甚至去十存一余師陳幾亭先生常云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此義非先生不能守也

○又

雙繭遠貽定非方物以先生之一絲無取于青也或亦方物先生以山紬惟山中之所宜服故破俸而購自市中者乎因念世際滄桑滿天兵火如渭川千畝竹安邑千樹棗江陵千頭木奴今僅見之龍門史中青齊之出屨絲尚得因之以實尚書所載然則青藏棄集

入卷之三

三 穎古堂二刻

猶古之青耶

又

吾鄉王于一才人也竟以窮死然其所爲詩文亦竟得力于窮中何也詩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開於跳躍叫笑庸庸得意之人而攢眉感額幾不能自存者反得以一往之氣而犀利其鋒然則先生梓于一遺集傳才乎抑以傳其窮也

○又

嘗于先生之拜玉菴中閱數君子姓名當其剝督疏

尺幅中有秦漢之雄

陶泉長程  
傳五先生

詩理孫君  
頌虛非表  
先生皆以  
力爭于微  
死于作拜  
玉菴祀之

野人名畫  
紀維揚東  
洵人子為  
刻共陋軒  
詩

而咬定牙根一味強項不惜功名不惜性命不惜  
家眷屬真可拜也。但古人為朋友死者有矣。至舉身  
家性命功名一笑而盡擲于先生之前。爾時諸君子  
自視為何如人。抑視先生為何如人也。弟於是知拜  
玉菴中先生。非拜數君子直先生自拜先生也。

又

承惠野人詩其澹遠處殆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一  
路蕭疎無半毫朝市煙火氣。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詩  
而行之。豈胷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戴弄集

卷之二

天 賴古堂二刻

又

監司之不可為莫甚今日。然出部院大臣而事之。出  
博涉今古之大才人而事之。當無不可為乎。昔秦皇  
帝駕海鞭石城陽。十一山低頭而受呵叱。盡向東行。  
獨青之牟州。一山昂首孤立。秦不能驅。則青有先生  
當亦牟州自况矣。

又

萬柳一庄已為眾水所府。不獨飽江流也。年年柳覆  
屋巔。今年魚遊柳巔。而佃人之夫妻子女且半塞飢。

魚之腹矣。望秋之穫。既難責之。馮彛君而任土之貢。空雪涕于石濠。吏也奈何奈何。

又

先生於吾鄉伯玉。蕭公極稱其手箋之妙。謂其能移魏晉人之風味於近今。誠知公也。然弟觀從來習尚魏晉。未有不流於六季者。而公先陳艾而開豫章文社之宗。一時如陳士業。徐巨源。蘇武子。王于一。皆能復興廬陵南豐之盛。抑獨何與。蓋魏晉文章。雖去秦漢潔勁稍遠。而其蕭疎曠放之致。猶足存古人風調。雅弄集

卷之十二

无賴古堂三刻

惟溺其腴雋而不能自出。是以日遷月變。不至於俳偶駢麗不止。雲間諸公是也。惟公於魏晉中獨取王郭以上。鞭心與異。不啻自爲一子者。故一轉而爲光明磊落。其入於龍門大家。固無往弗合耳。今觀昌黎之文。少年所作有酷似子書者。大士大力造語不在揚董下。皆可徵也。故同一魏晉而中自有辨。先生深於漢宋者也。於伯玉見其合矣。

又

明闖之圍汴也。城中食盡。兵惟飯人。城外食盡。賊亦

晉魏文章  
著錄  
藏

憑其命意  
何等

飯馬且闔目飲羽。于是決黃河而灌之。余友王雷臣時以直指監汴軍。大刷舟筏。奪數十萬。汴人于河伯手中。迄今海內功之。琦謂城中有一張林宗。未能救出使乘瓦而枯。爲人腊。雖數十萬人之全活。恐未足多也。

又

全爭上載  
人語

吾輩讀書且莫問所讀何書。先應自問對書之人爲何如人。嘗記文太青先生之生平。歲三百六十日。非大疾病不荒一日。日有十二時。雖冗極必割取一時。

藏弄集

人卷之二

三 賴古堂一刻

心眼並行。多則數卷。少則數十葉。起止皆按日鉛定。其是日遇奇人。譚異事。或值風日怪變。及聞好友進退生死。咸筆之書巔。此其人有一日不讀書。有二日讀書而不自問者乎。於是新城王季木。上谷賈孔瀾。上虞倪鴻寶。三先生皆奉此爲讀書之法。先生今坐大業堂中。日擁萬卷。至對書爲何如人。先生想久已自問乎。

又

花一也。往往種于幽人靜室。視種于大姓名園。更覺

覺昔人志  
清學艸木

之語爲妄

痛曉

以離騷爲開後世文章風氣昔陳明卿有此論而未暢其說自非痛讀離騷安能解

香深甚矣。花非無擇也。今先生以幽人之致居官。以靜室之心待事。益梅有知。當不及春而始香矣。主臣倪燦。閩公。閩昭江南江寧人。

與樸園先生

詩文異道。鮮不謂然。然文自二典以至左氏。皆簡勁。朴直。無傷宕往。而離騷一篇。祖構風雅。實開後世。馳騁之端。觀賈傳。過秦論。紆徐委屬。複而不複。篇法實本離騷。今跡其甲屈原賦。鵬鳥殆非與騷無會者也。自是之後。昌黎。廬陵。以及肴山父子之文。似與騷體絕遠。而不知其源則一也。然其所以往復百折。而不離乎其宗者。豈好爲是繁複之詞哉。曲而盡婉。而多風。不過與詩人一唱三嘆之旨同。而前後淺深詳略小異耳。豈如後世之論工於詩者。未必工于文。瞻于文者。未必瞻于詩哉。先生之於詩與文。固有兼才者也。敢以此質之。先生以爲然否。

藏弄集

卷之二

三 類古堂二刻

此

藏弄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

琬 葆素山東益都人  
大樹堂集

與房恒泰郡倅

枯朽老農日愁乾旱春行盡矣懼溝壑之不免也幸  
楊柳枝頭下垂碧綠率蒼頭採以供食春少穀豆投  
以沸湯名曰碧綠粥粥味冲然時當饜飫未嘗不捧  
腹笑也農人望雨恒受困於造物其于耕耨之外有  
別料口腹之中有別味非凶年不知有此三十年老  
友敬舉以問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一 賴古堂二刻

副憲房海客與李太宰宋九青枚卜下獄馳候  
凡意外事着手不得自有不必着手而得消歇處小  
人造意窮時筋骨露時自家違拗不過時便是不必  
着手得消歇處也知親家意況坦然常在事外耳

與趙岐陽宮詹

僕遯跡人世造物又故遣二豎相隨呻吟之中而身

清風高致  
可與槐葉

冷澗並傳

得閑事得簡日求靜不得病始得之病何負于人哉  
山人苦繁甚于苦病病實未嘗苦人惟人世一種繁  
文縟節日衍日多令人神疲意銷支應不下時苦不  
可言此葉少尹所以閉門謝事至於足痺也張竦曰  
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爲我不能吾效子亦敗各聽  
其適而無相嫌可爲平等世界矣

王象春

季木山東新城人  
蜡湖集

與錢牧齋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弟謂一地有一地之音何必橋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二 賴古堂二刻

舌相效近世相尚靡靡在江南風土冲柔固其所宜  
而北方軒輶鬢鬣之夫亦勉爾降氣以爲南弄豈不  
可耻弟本聲氣之自然矢爲齊音寧仍吾僭耳不顧  
兄之諫也

又

丈夫不得手劃天地各垂竹帛二毛漸生行且草木  
腐矣秋實萎落朝華誰采語之積喉間者有如腰鼓  
若非扯淡狂囂何以度日生活願貴人與得時之人

少開文網勿成詩案

開口伸眉  
問有幾人

妙在寫得  
發笑

與弟

蜡湖莽然田穰無復烟波蓋逆賊劉豫填之也嘗觀  
煬帝鑿河徽宗築堤至今享其利蓋人主卽爲荒淫  
之事終有帝王氣象若劉豫填湖便賊頭賊腦殺絕  
韵致予每一到蜡湖輒起鞭骨之恨

與王損仲撫軍

于鱗先生白雪樓有二其初歸林下卜地鮑山在王  
舍之東北隅鮑一卷石耳下有叔牙城卽大夫采邑  
于鱗當日篤重友誼慷慨俠烈或慕叔牙之義而卜

藏弃集

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一刻

濟南當日  
詞境于鱗  
而後應推  
季木然却  
絕不效顰  
于鱗

古人百風  
不再生

鄰焉未可知也末年又築樓于城中湖上碧霞宮之  
側許殿卿贈詩所謂湖上樓是也今已爲富豪馬廐  
于鱗身後不第堂構失守并禋祀絕續蔡姬乃其侍  
兒之最慧者不減蘇老朝雲至癸卯已七十餘尚存  
在西郊賣餅弟聞之急往視則頽然老媪耳因而泣  
下周之嗟夫我朝文人天福之薄未有甚此者先生  
有意當覓湖上樓基一爲修葺俾存其舊卽祀先生  
其上覓其族子青其衿俾主祀事于鱗不朽先生不  
朽矣



者讀此札  
益甚其志

初鈔中陳  
師閣部嘗  
士業與督

引用此書  
當時只知  
為王公作

今讀藍侍  
御集始知

侍御奉詞  
寇公命代

虎谷為之  
者侍御少

司寇大勞  
公家嗣也

文致如風  
水相遭不  
盡淪連

劉元城不通司馬公之義也。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于吝文中，始見陞少保。

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

貶數日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

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論可畏也。一時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

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

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譫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

藏幸集

入卷之十三

五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類古堂二刻

乃  
小八

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哀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於聽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邢 伺 子愿山東臨邑人

來禽館集  
峇山陽郭令

寄來髹毼。細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倫色。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番至。

張鳳翔 逢玄山東堂邑人

石葉集  
與王飛白

藏弄集

卷之十三

六 賴古堂二刻

余年已四十二。鹿鹿無所自樹。十年讀書。所作何事。與其半浮半沉。討得大官到手。何如獨來。獨往。留得面目。向人飛白。視予。豈苟且以赴功名之人哉。

又

僕生平孤行已意。他無所異于人。惟擔子着肩。則前後左右。皆無所見。

荅杜友白

久不聞問。夢寐為勞。我輩舉事。先已拋此進賢度外。當說便說。當做便做。不得做便去。坦心白意。信道直。

胸懷朗朗  
游行無碍

往視一切千藤萬葛一斧斷去有何糾纏渠方掛弄  
我已熟睡矣

張爾忠

肯仲山東濰縣人  
焚餘摘稿

### 復吳撫臺父母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弟患無可爲之人。豪傑于此着  
手。聖賢亦正于此着情。吾夫子與黃老中情。只爭得  
個冷熱。局面卽分個大小。究竟黃老是吾夫子範圍  
中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原是頂禮。不是嘲笑也。

來

儀

紫峩山東臨朐人  
八柱山房集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七 賴古堂一刻

### 與友

古今人筆力絕好處。只是徑行無碍而已。作文作字  
作人。總以此法爲最上。禪家云。誰束縛汝來。此語妙  
極。人苟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

傅

國

胥卿山東臨朐人  
雲黃集

### 與呂叅政

載蒙青眼。見委白描。本可一揮。何須三日。偶緣小冗  
不獲操觚。有違命期。無所逃罪。但章句起家。頗讀循  
良之傳。軍旅未學。何知韜畧之書。昨屬代斷。黔驢之

透極可以  
折二氏之  
病

不必問其  
胸懷果然  
只作文字  
觀自妙

技已窮。今再續貂。畫虎之媿。畢露所望。覆藏。怒其遲劣。

盧世淮

德水山東德州人  
尊水園集

與程魯詹

仁兄云紗帽儒巾二項俱帶氣息。而山人又不乾淨。至欲得不挈腔不作勢。不管間事不弄精魄者。飲酒高歌。脫然于世故之外。嗟乎此活佛真仙也。安能且暮。卽遇亦付之想像爾矣。弟嬾不讀書。又好買書。老鼠搬生。姜爲可厭耳。

藏弄集

卷之十三

入 賴古堂二刻

又

弟從三月廿五日下午城矣。痛定思定。不堪着想。已而酒醒夢回。月殘風曉。恍然有省。覺說貧說夢。猶是世情。直扣到末后。一着臘月三十方是了手。因想仁兄浮繫在京。半上不下。作何底止。此時該自尋出身之路也。五十餘年老兄弟。骨肉有加。肝腸相映。不比世味。友朋不關痛癢。不管死活。終日徵逐遊戲。以好紗帽相局騙也。仁嫂仁侄俱是絕世聰明。試將弟語細

龍老下語  
每舟水落  
石出

細商量。且看何如。弟語傷苦。然而回味甚甜。亦知仁

兄忙熱之極。送一碗椒欖湯耳。

與沈無回

弟近來苦心痛。蓋嗜酒所致。然亦有一種鬱盤礙膈之物。撇脫不開者。酒居十之半耳。

又

老弟兄相會。一句是一句。一杯是一杯。

與程正夫

久病跼危。餘光尚在。忽憶往時士大夫。門戶葛藤。殃及社稷。堪爲痛哭。固知虛意氣。假各節。乃是殺人毒藥。而人又狂醒不已。可嘆也。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九 賴古堂二刻

又

僕所鈔世說新語。去標目。存故實。畧玄黃。取神駿。蕭蕭蕭。蕭蕭。令人一讀起立。從此不敢以風流二字加之。

又

僕生平于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自惜袖短。納手知寒。

又

天下事。無論作文作人。只以老實穩當爲主。唐詩之

妙不可及處。皆極妥極真。而清微變化。天趣溢出。所以獨擅千古。一至李長吉。便覺面目青黃。況極醜極歪。如盧仝輩者乎。某于詩元無才無學。然穩受二字。非曰能之。願學焉。

### 與徐元歎

病中讀唐人詩。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櫻懷單取一種娛悅。容與之言。以消暇日。

又

與元歎談。殊不沾滯。如風吹水。適然而已。

### 藏弄集

人卷之十三

十 類古堂二刻

### 與趙仲啟

僕不知禪。不好禪。偶閱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遂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高揖端拜。天下事。詎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輒見其涕出。淚流肩。捶骨。涌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不欲自私公之于兄。竟讀之後。有所得。幸以相示。

### 與張子襄

弟生平性僻。且惰。每以本業爲離局。當做秀才時。便

不如此公  
能自行胸  
臆

足散人懷

洪覺範稱  
禪門馬遷  
只緣胸中  
有一段不  
可磨滅之  
處。低骨枯  
坐。便了禪  
家宗風耶

妙在不自掩飾爲誇語以欺人

跳而匿諸古復流蕩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非子零星瑣碎聊以自娛又腕中有鬼不解臨池握指如槌運筆如杵醜拙苟簡略似字形而已則今之所刻是也然遠道傳書附寄一本爲同心噴飯之資亦何所不可

又

偶閱古樂府興之所至輒彙括爲七言搗碎古辭差排近體不倫不理無着無落何異取山龍華蟲爲袒服窮袴詎止天吳紫鳳顛倒襁褓也哉幸教之

藏李集

卷之十三

十一 賴古堂二刻

又

夜來之飲人酒俱佳今日得足下詩詩更佳開筵一吟又是一醉

與葉潤山

道理外無文章德行外無言語吾輩既爲聖人之徒奈何讀非聖之書來誨帝弦銘諸焦膺素園和律僭評一番蓋形跡至此脫盡矣如欲付梓卽將吾兩人手評元本直刻之凡囹點塗抹一毫不改方見吾兩人求正于海內有道之念不似世人一夥驕貴朋友

人酒詩醉拈來都妙

自家嘲笑一番翻得佳勝

象在一字別開判人

互相標異不肯以一絲破綻示人也。

與陳幼仲

點定唐子西文錄已付梓人特奉覽僕于此道既有土炭之嗜而甘苦酸醎與世道迥異無端刻畫強令人觀面孔離奇幾同怪物然虛心平氣默考旁求有一得焉心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為風雨鷄鳴而不容自己者也。

劉鴻采 松臯若承山東長山人

荅文登令解宅平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三 藏古堂二刻

書生據案伊吾莫不以澤民為口實迨一通仕籍則神魂夢想皆以臺閣清華為着足處究其所以為臺閣清華者非詩酒清談則門戶犄角而已此身既與民濶絕而此心復與民漠然回想得志澤加四字與已了無干涉此等顛連困苦世界亦安用清華臺閣為哉不肖謬謂現世救苦難如來定生在銅符墨綬中一低眉則大慈大悲一彈指則無量功德我公如不信請畧一留心近則期月遠則三年東海之濱人

最宜獻之  
古人一語  
曠香之甚

先須位置  
清華臺閣  
四字得好

藏長令各  
五卷隨行

人合掌頂禮咸頌曰琴堂之上有九品蓮華寶座一

大方便勿  
今寶山空  
則也

大菩薩現宰官身說法其上彼時我公方自信方信  
不肯之不誑語也如何如何

劉孔和節之山東長山人  
日損堂文存

與友人論詩

古人雕鏤精刻已極今人反混淪雷同如植弓中范  
冠蟬綏之歌取意巧肖今人如何做故凡詩不有淋  
漓痛癢處妄擬自然皆偽品下品也

簡則能古真則能末寫性情則能奇無定格則能細  
不强作則能成

藏弄集

卷之十三

十三 賴古堂二刻

詩以自樂自解不論工拙俱有可傳詩以奉人不論  
工拙皆是下品

詩歸不無偏處然予所見數十家選詩無過此者大  
率鍾譚心細有間工夫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  
處少風氣固人如此可歎可歎

用事有直寫上者即非書麓亦是謄錄古人用事多  
影借死事用的活且影借則不露褒貶抑揚俱藏於

此如江上徒逢袁紹杯也

馮源 白山山東諸城人

曲阜家書

學者有志。則世務不親。滓濁不生。清虛彌來。開丹  
熟。定當有會。讀書之事。名實各殊。總之天瞞不過耳。  
無苦心而天以爲苦。無積學而天以爲積。必無之理。  
就此作德。作僞時已。將後來識破矣。三弟爲先人之  
少子。爲兩兄之愛弟。率子侄攻苦。弟之責也。秀才出  
名。便是不中消息。人定勝天。理殊可信。名賢之助。萬  
不可闕。交游之事。萬不可涉。每見爲名士時。結納聲

理或然然  
亦不盡可  
愈

藏弄集

卷之十三

十四 賴古堂二刻

氣。贈荅雲合。比升沉分徑。至親踈絕之矣。言之令人  
慨歎。毋言假意氣。的是禍根。勿言揮霍。的是貧苗。勿  
言豪傑。的是獄訟音耗。汝兄以清慎名齋。非祈有益。  
只求爲平常清和無事之人足矣。愚兄老矣。吾弟勗  
之。

高

玠 葱珮念東山東蒙陰人 淄川籍

與周減齋

二李之集。架上未有。向來亦愛積書。李冠陷京。而燕  
中者失。謝冠陷淄。而家中者失。始知茂先三十乘亦

顏氏家訓  
柳玘戒子  
遜此簡切

一切殺風  
景事經文  
人之筆無  
不可傳

復癖類和嶠嘉則數萬卷止益昆明池底灰不復作  
縹緗倚頓痴想矣淄城陷時赫楚並是詩書泥淖則  
以爲履戰鬪則以爲甲前二日閒居偶憶此事因憶  
及京中書因憶及初晤公時滿地書轉憶及保障會  
城之功乃得句云詩書劫到真成冑鐘鼎緣差亦類  
竿爲之三嘆不已而良書適至不減慈恩梁州詩矣

又

憶公初拜烏臺弟亦甫入詞林樞衣龍門公方買書  
滿地回首猶昨日事也後于京邸過承會存然未得  
藏李集

入卷之十三

一五 賴古堂二刻

念東先生  
家居般陽  
亦風日晴  
和口跨一  
驢而出遇  
嘉石濃陰  
即繫驢而  
西見者不  
知其爲先  
主也

清酒三升。妮妮松枝塵爲惜耳。敏公年兄南還急覆  
新詩數冊。後以無別本來索還之。至今以爲恨事。弟  
雖素不知詩。而于時賢中心儀者三人。公與芝麓梅  
村也。冀如金鵬劈海。奇健無前。公與吳則真長仲祖  
一代宗雅。卓然正始之音。數年來。每憶不仙不佛不  
封侯之句。輒爲莞然。公侯且置。李北平自爲解嘲。若  
出世。是吾輩屋裏事。何得向散花天女受記。荊耶。唉  
笑。老公祖久宦南服。異人接踵。想已發明向上事矣。  
弟亦孜孜向黃冠。無大効。叅究未得手。當策蹇問道。

熊軾下。或不惜發覆示之乎。

髡

殘 再見

○與瑤星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詩已做到如此。付之後世子雲。把布裙高束。榔榔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千峰萬峰。祇在脚根下。不是離羣而索居。但要自己心迹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搖撼。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來如紅爐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藏弄集

卷之十三

十六 賴古堂一刻

○又

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段草料。唯有富貴人受用了。澹薄不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之念。嘗轉胸次。故每學道不能懸崖撒手也。

袁

楷

茂林 陝西鳳翔人

與黃維章

年兄負海內重名。所居舟車相望之地。戶外之屨常滿。古人云。有一世之名者。其辟世良難。年兄之謂矣。若弟介在西鄙。非世所指名。不待韜晦。便同沉冥。似

香樓上登  
得輕榜此  
字

弟所處又差勝年兄也少年讀書錯認隱字直以不  
仕當之耳今知隱固大難如龍蛇之蟄無從覓其飛  
躍不獨榮我以祿不可雖成我以名亦不得此豈易  
易者然吾輩不可不勉勵也

康范生 小范退思江西安福人  
遺稿

與在菴

世間所最難降者文人之心耳負氣則多上人舞智  
則必戾物而其案頭所鱗集者淫詞稗說鮮不增長  
邪念杜絕善萌至先正格言概視為迂俚不一寓目  
藏弄集 入卷之十三  
十一 贛古堂二刻  
蓋其說不足以勝之也自足下感應之書出人人不  
敢不竄目不忍不寓目焉乃知尋常語句中具如許  
妙諦即文人之心亦將降矣况其他乎足下之功真  
不在禹下也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履舟草舟遊編快笈姑存自摘拾愆集

與王鍾湖

誦千手千眼何若慎十指十視哉 所謂五捷福快也

荅友

與此君談治術蟬不知雪空奏號鐘於長耳耳

寶道亭語

想其標致  
寄友人畫梅

花中巢許世外佳人俗墨香難彷彿。況僕鈍手信筆掃。豈有合乎惟其不肖形。或許曰略可。

○ 荅諸舜豫

所論書畫搜笥中僅得十種。前此尚有十數卷冊。兩載遨遊。悉咀嚼于陳蔡間矣。因想吾夫子皆不及門之歎。或是饑餓散失。聖賢且爾。何有於微物哉。漫發一笑。

復汪斐仲

藏弄集

入卷之十三

八

賴古堂二刻

兩次來京。卽兩次感病。二豎反似賢不欲。主人之妄出爾。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遜山堂集爽韵居集

荅葛童子

村居無賴。郵筒及門。發而讀之。則子近十七。藝也。跡昔則進矣。但氣象沉鬱。如走深谷。密箐中山嵐江暉。名花異植。辜負不少。子宜自念。譬之鑄器。易其款。譬之製錦。易其式。斯善矣。三婦食桑。食知所變。正在此時。

幽峭如吾  
魏逸書

只是不正  
用一筆

建諸非議

答趙卓子

葉使君心耗軍國。猶念及葑屋之毗。可謂劇不忘道。勞而能學也。弟入春來。逐賣菜傭。溷跡城中。不捉筆久矣。足下復以此見託。正鍾離雲房閉關後。猶憶刁斗聲。可笑也。草草復命。特足下巨靈手在。

與夏蒼壁

兄之官綏寧矣。誦南天不見雲之句。襟期當何似也。當兵火初定地。須細心經畫。勿只閉門纂集。使彼庸妄輩。謂我輩困于三尺之綬也。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二九 賴古堂二刻

與章載菴先生

段成式易解呈覽。此子橫手書。先生當豎目看也。

又

家兄工騷賦而短於記傳。思齊嫻小牘而困于長幅。長林馬嘶雷天。鶻擊各有所快也。

胡周鼎 再見

與周二爲表兄

昔賢述懷感遇。覽古贈人。不得其平。則鳴。同調相憐。則和。今其人與事電滅。灰寒而篇章生動。有海風吹。

之不斷。明月照之。欲來者。詩蓋天地一靈物也。吾兄  
再走京師。應選成均。名益顯。乃益肆力爲古文詞。而  
發舒其志意。年來石馬荒涼。銅駝蕪沒。悲雲雨于王  
粲。橫虛笛于馬融。或滄江日晚。而停棹旅館燈殘。而  
賦夢情彌深。意彌苦。而詩亦彌工。今取吾兄諸體。讀  
之。悲壯有氣。沈鬱多思。波瀾不窮。紀律自細。夫讀離  
騷者。思善鳥而懷香草。達琴理者。開貞心而贊優德。  
方吾兄名動輦下時。設謁紫宸。紆獻納。致身青雲之  
上。猶掇之也。且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二刻

下 詔求賢之日。當途推轂。亦欲得郅說。以爲賢良高第  
矣。卽項顏闔在野。時來使者之求。曾不肯投步歛肩。  
順風流響。而人涉叩。否林臥如。效崔駟曰。繫余馬以  
安行。吾兄之謂也。讀吾兄之詩。能不唏噓長歎哉。

與錢闇生

吾聞北海徐幹之言曰。幽微者顯之原也。稽康曰。吾  
昔讀書。願得并介之人。然則道映清束。而後得通人  
之心。極理契元聲。而後信遇奏之。有時倘舍學而願  
智。未必達暢流。而捐本未足貴也。足下載志寧壹著

辭安雅。經以年歲。不折不撓。自此而往。贊國華。揚芳  
秘。如吾婁前輩之震爍。顯榮。要亦取諸其懷。而足爾  
而又何歎于遇合之際哉。

○與趙振公

讀足下之詩。發函伸紙。朗若披霄。李白霞舉之風。相  
如凌雲之氣。曠代仰追。軒軒不墮。足下旣早照圭璋。  
跨觀天路。遭逢景運。抒吐英芳。與轡旗貴。容車馬大。  
賓詠寶刀。銘長鍊。千英萬傑。推讓俊才。而翩躚。鉞俎  
之側。單懷。細圖之內。論古則九品在心。思賢則三秋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二刻

入賦。玉琴高。張新詞。手掣且驅馬。京宛浮。擢江淮。東  
眺海岱。南望瀟湘。旣入目而登心。輒抽毫而染翰。其  
風徽雅尚。以視鄴苑。清吟蘭亭。觴詠又何讓焉。山林  
之士。折芰燔枯。妄謂詩之爲道。窮愁乃工。晚晚乃進。  
睹茲英華。境會之交全者。猶玄圃積玉。炎洲聚桂。不  
自知其窮涯。而追歎爲神仙之域矣。

○與佛果和尚

讀和尚語錄。擊碎虛空。打翻巢窟。從不思議中流出。  
玉槩向大千法界。重廻寶炬。無一語不爲人發意葉。

開心香者所謂豐于坐虎豆圖收蛇不過尋常舉動而雲門喫茶趙州喫粥便是無上風規今日古堂赤髭亦騎得象王獅子真爲苦海船師矣學人輩讀此等語不能解黏去縛且做釋迦嚼六年麻麥再向不死亭前指出香樓可也

與人

吾聞扶風有帳中之秘江左貴青箱之書必謂孝經寫本不須曾子家傳文舉斯言亦非通論

與州守白林九

齋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二刻

我公英察內敏高邁龔黃弘獎人倫汲汲于大教之本視文翁杜翁敘經飭行又何多讓焉仲宣詳論儒吏及覽其荊州文學記謂劉君建泮立師五載之間負書荷器而至者三百餘人侈爲雅論今我公裁牒徵科案無留事偶迨其暇開學宮四坐之達揚博士胡筮之訓而整襟肅履者繼踵所執筆評騭之文輒已成書何導化之神速乎良山真氣淵塞激天感人盎乎若寒崖之春湛乎若清川之月豈徒起敝扶衰烝烝文治卽婁江一衣帶水鮫人龍伯當亦感公精

誠式廓靈海。委輸地絡。以仰助文瀾矣。

李澄中

涇清山東諸城人  
岱遊草

與陳弓良

昨道經萊蕪。土衍沙墳。亦自樓閣相望也。范史雲爲之宰。何至塵甑魚釜。爲古今窮人之冠。弟以措大而窮。不諒守鄉人史雲。以縣令而窮名滿天下。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爲甚。余有詩曰。那能不作萊蕪長。虛號人間范史雲。乃知人生。不惟富貴有命。窮人名實之間。亦有造物司之矣。

歲辛集

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二刻

與劉子羽

減齋先生甫至吾邑。卽訊境內風雅。夜半敲門。僮婢錯愕。啓戶而使。使者踵至。一見懽若生平。相知恨晚。贈書贈言。傾筐倒篋。雄辯高談。夜分猶不忍散。昌黎曰。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是遇于大賢。乃足貴。弟亦可以消虞生之恨矣。當此士氣凋喪之秋。不意有此佛位中人。爲之調護。

蔡宗襄

漫夫山東濰縣人

與某

昔人所以  
重知已而  
輕感恩也

文人邊  
皆是聰明  
種子所使  
非關課上

以詩文山水為度。日生涯。以辟支聲聞為迹。死後尸。古今來才人名士。大約出此兩法。不得只好一嘆。

程康莊 崑崙山西武鄉人

### 與陳大士

古之為文者。變如莊周。哀如屈宋。潔如馬遷。專如楊雄。皆不相規跡。卓然有以自命。今日之文。雖以先輩為則。然當用其意。與法不當學其腐。與庸而遂以為先輩。大家也。惟足下制舉之文。清奇刻削。能發前人之所未言。二百七十年已來。少有其敵。天下用

### 戴弄集

### 卷之三

三首 類古堂二刻

其麟角者。已能乘堅策肥。致身富貴。而足下守其道。彌篤。教天下益不能已。固足以暢僕之所懷來矣。至足下所為古文辭。恢弘肆行。雅俗間出。則與足下之制舉業。所謂清奇刻削者。稍異。雖賢者固不可測。然以足下之才。即為莊周。屈宋。馬遷。揚雄。唐宋八家之文。無所不可。要不當趨世俗之所艷。足下之于時文。世俗之所矜者。足下不以聽也。足下之所有者。又必世俗之所無也。何獨至于古文。而取世俗之嗜乎。僕願足下以拂手耳背。于時者。自堅其所守。而務返乎

誰敢向大士前為此語。然大士之于古文。大定之矣。不能改也。余交大士。每見大士。輒欲焚之。欲藉以寫報耳。

醉一不偏之理。臻于茂美。天下後世必有知足下之文者。亦以大賢之所許爲貴耳。彼闖閭藜細之言。豈有當哉。

徐日久

子卿  
論文別集

浙江西安人

### 與秦西汀

前日郎君至此。見英英可畏。作如此父。真足欣喜。小兒在上海時。年十四。初捉筆學文字。或云又是一徐子卿。彼時弟卽語云。須強似子卿。方可如子卿耳。若爾時。便只子卿面孔。必且不逮。今因我跌蹉。兩年間。藏弄集

入卷之十三

三五

賴古堂二刻

便全然失却初況。雖父子情至。奈已言而中矣。前日曾歸考見黜。然弟爲此子深幸。不恨也。但視令郎。稍不能過意耳。吾儕天涯兄弟。正賴此輩。可以締交。世好安可忽哉。此事謂兄意所欲聞者。率爾附及。不盡方應祥

孟旋  
浙江西安人

### 與錢御冷

朋友之間。性命倚毘。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灑之。蕩之和之。操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今夫飢之于

食也。渴之于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天下固莫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飢者渴者之倚毘。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亦倚毘。其性命于飢渴。飢渴飲食分爲四物。各相爲偶。性命懸立。飢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大毘于茲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此于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分而畀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飢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藏李集

八卷之十三

三 賴古堂一刻

陳龍正 楊龍幾亭浙江嘉善人

合集

示人

念念好生。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在于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勲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鼓簧一世之嗜慾。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罪爲功。以誣爲言。

高道素

玄期浙江秀水人  
景玄堂集

復陳居一

展筵披杏雲。開函讀寶札。不啻如面談矣。所云夏中尊候小劇。旋即清嘉。而里中傳聞不諱。狂走相探。此事大可笑。然亦無他。此乃天明知曠。達人不惡。聞此事故。特借此輩浪言。以資吾等笑劇。又仍恐吾輩忘記此事。陰若使此輩提醒我耳。兄以為然否。

高永清

澄甫激腑無錫人

將歸與仲弟

離家數年。今幸歸。已抵呂城矣。從數千里還家。不奈

藏弄集

卷之十三

七

賴古堂二刻

唐人所謂  
近家心轉  
怯正是此  
等情事

此將到未到之百餘里。反使人心頭閃閃。忽忽。尅時袖占卽物。取識無數。憂歎之狀。不堪為吾弟說也。

馮肇祀

幼將會稽人

與減齋先生

淪落既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歲世人無  
可奈何語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侯方域

朝宗河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  
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為執事陳之執事僕  
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一 賴古堂二刻

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  
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  
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  
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  
我為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  
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  
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風  
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謁  
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

不候深言  
令人無所  
自存那得  
不恨

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滯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藏弄集

卷之十四

二 類古堂二刻

辱相欵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特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

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匆匆別去。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

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胄蔭中  
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  
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  
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  
常自負其學又閱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  
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又三日而歸以告  
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  
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栝棧皆謹守未嘗  
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  
藏幸集

入卷之十四

四 賴古堂二刻

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扃藏未必盡書籍而必  
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  
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  
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  
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  
其俸金千四百鏹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  
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  
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  
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

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扁之篋筭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藏弄集

卷之十四

五 賴古堂二刻

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衰此固足下之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梵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篇以二千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梵宮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

層層引入  
勝地有令  
人不得不  
動者真大  
手筆

感采亦可  
畏愛

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墜子皆將携妻引  
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謹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  
佛既至僕雖闇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  
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  
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  
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  
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  
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蹲  
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  
藏弄集

卷之十四

六 觀古堂二刻

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  
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  
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  
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  
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  
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  
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  
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  
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

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鳧論物命書

書在歐蘇之間有開闔有照應

承示猥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噫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肯輕言之。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弑力爭者。至於天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七 賴古堂二刻

爲己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于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惟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

辯贊甚明  
立言方有  
確據如此  
說書故自  
不服

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此予思子所以反覆慎

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與敗對。凡有以驅除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悠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強者暴者。豈復可驅除。

戴弄集

卷之十四

人 賴古堂二刻

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獐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爲友。旣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獐必不死。卽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旣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

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故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徐二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旣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貽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謂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九 類古堂二刻

後之克似  
其先有道  
者此已引  
其端

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  
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做太保在  
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似太保  
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強同  
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於不可得  
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  
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  
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  
交結之力。閉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  
必不似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  
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己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  
契濶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譽。必有所以自立  
而後。褻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寧犯清溪之。不  
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  
世。且歷千劫。而不毀。而况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遠  
示郎君佳篇。喜其英絕。承命勉爲一序。自慙固陋。雖

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少時聞之文正公者。還  
爲。郎。君。述。之。奠。郎。君。留。心。黽。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  
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滅。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  
願也。

奠鼎享

再見

與余澹心

饑驅無賴。復走淮陰。正爾挂瓢。遂虛當駟。筆墨聚首。  
固有定緣。然佩蒞。寒蘭義同。私淑不待。壁壘相望。而  
已。旗。靡。轍。亂。矣。佳。篇。下。被。珠。玉。同。輝。雪。豔。香。溫。庾。新

蕺寺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鮑逸僕

何人斯。獲茲珍贈。便欲倚檣屬和。而一舟如

葉。意緒蕭騷。俟有便鴻。或當瓊報。雲子雪兒。千秋絕  
對。我正耐。此斌媚耳。其如逢彼之怒。何率勒布復。不  
盡瞻依。

又

正苦河魚無繇把臂。清秋伏枕。瞻望爲勞。稍聞卽當  
力疾趨風。函丈也。風雅壇坫。正須與海內共推公。誤  
及小巫。彌令色沮。秋嶽如須。笙簧藝苑。一時吳會。壁  
壘嶄然。足下執牛耳。其間左提右挈。屹焉葵丘。亦何

有於邪。莒之賦哉。拜誦長歌。事與辭俱。堪千古黃絹。幼婦不獨曹娥一碑。擅長漢魏也。屢思和韻。馳報正。復如黃鶴樓閣。筆不下耳。

余

懷再見

### 與龔芝麓總憲

前作詩送程翼蒼赴國子任。中有句云。芝麓三年作此官。烏臺松柏擁琅玕。再爲今日再掌憲。綱之識也。伏惟先生負元龍之氣。挺名虎之才。道邁張蒼。格高劉瑀。絳騶清路。赤棒橫街。齊高帝云。御史大夫職爲藏弄集。

憲司以威裁爲本。劉孔明云。居此官者必使蕃邦欽手。豪右屏氣。先生爲國棟梁。作時霖雨。豈非千載一時耶。古詩六十韻書冊奉寄。雖炫璞鄭氏。獻鳳楚門。而雌霓之辭必見賞於元禮。江春之句應手寫于燕公。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 與楊炯伯

昔梁武好佛。羣臣書疏稱皇帝菩薩。王莽兵敗。率羣臣至南郊大哭。令天下諸生旦夕會哭。善哭者除爲吁嗟郎。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拈出以當一噱。

答周櫟園先生

風雨中匆匆判袂。真使西子笑人。到嘉禾了無異人。意因思司馬長卿。生平有三知己。一爲繆爲恭敬之。臨邛令。一爲眉如遠山之卓文君。一爲雄才大略之。漢武帝。然三人者必推臨邛令爲第一。非令之重容。卓王孫。安肯召飲文君。安得私奔。非得卓氏之家財。歸成都。楊得意。安得薦之。武帝奏賦爲郎。哉。今世固有長卿。亦或不乏卓文。漢武所少者。臨邛令耳。秋水畫船。當復念我。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孫汧如 再見

與人三則

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故小人之行愈堅。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友朋之愛。其敝皆起於好名。名故亦足以害道。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之民。毛而方毛者。不光澤也。方者不圓活也。三字寫上古風俗。樸茂如畫。

水性就下。懸漏卮注水。則下滴。至漏舟。則水又上行。

安在其就下也。蓋水惟從虛處流耳。惟性善下。所以就虛惟虛。所以能集物學問之道亦如水。

梅之蕓 長沙湖廣麻城人

○與彭君書

曩在長安與諸制臺論故輔江陵事。因知寓內有蔡先立者。當江陵盛時。幾以忤觸得罪。及灰冷鳥散。其子且壞成炎荒矣。又獨抗疏以排羣喙而護呵之。卒以此纏韜於時。私心竊歎曰。此天人耶。古人耶。安得當吾世而見之。及入粵而始知老成典型。固伊邇也。

藏弄集

卷之十四

十四 賴古堂二刻

嗚乎。谷風先生之言曰。江陵在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其既敗。舉朝爭拾其過。而不敢追其功。皆非公論也。孰知前此爲利。後此爲名。乃深于爲利。而爲翁臺者。反見爲迂濶。而遠事情。然世界若無此一種。則人心世道。掃地盡矣。翁自用翁法。寧知後學晚進。猶于風馬不及之處。闢發其幽光乎。昔之爲手如某某輩。今在哉。昔之爲灰如某某輩。又安在哉。而翁臺固獨巍然如魯靈光。則彼輩之所巧竊爲名利者。亦太廉太短矣。冷暖世路。舉目堪羞。安得

翁臺榜樣爲悠悠者一開眼乎仰止高山已久因楊  
商老之便附此代面相逢何必曾相識哉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清溪語

### 與臧齋論老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彼遂  
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詘而不知伸非  
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  
問答皆禮事卽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  
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  
藏弄集  
入卷之十四  
七五 賴古堂二刻  
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僅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  
七歲之子而中土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  
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 與石溪和尚論莊

莊子一書是說道理樣子如鑄鐘磬者之有土模也  
若竟作道理說猶向土模上求聲響也莊周自莊周  
郭象自郭象石溪自石溪注不注會不會有何干涉  
一部南華經離奇反覆數萬言闕振在蝴蝶上莊周  
生平受用亦只在栩栩二字仍是說夢到此卽欲不

子請增一  
句曰端伯  
自端伯

新見有別  
趣

作夢說不可也。幾篇閒文字。愛煞多少人。謗煞多少。人都被此老謾過。和尚作莊會。實是莊會和尚也。識得和尚意。卽會得莊生意。會得西來意。方許去說道。說理無不可也。不然便走樣矣。

### 與石溪和尚

和尚禪偈。奈予不識字。旁有註脚。奈予眼昏。命侍兒讀之。奈予耳聾。苦哉苦哉。仔細檢點。將來大約是教人莫參禪耳。杖老人曰。得之于鉏斧石頭滑龍。三三曰。依舊是香巖上樹語。却上了和尚釣竿也。

### 藏弄集

#### 卷之十四

二十六 顏古堂二刻

### 答友蒼上人

手教至。如空谷聞足音也。家內說話。字字親切。非身在箇中。那得此愛語三昧。但說到羅紋結頂。槌胸頓足。叫苦蒼天。雖然。如是何須恁麼發急。兄叫蒼天。不知蒼天。却叫誰也。嗶嗶遊黃山一段公案。大奇。令人生快。又使人生妒。天童曰。到此方知普門曰。那箇是我的。此二句。信是不經人道。可惜題向黃山妙高處。畫蛇添足。何不書在聚寶三山十字街頭。豈不驚人。大家暢快。更覺諦當。又諦當耳。如何。

不必深論  
禪理但括  
此奇語便  
發人悟頭

先師曰予  
欲無言

與減齋

韓退之力去陳言。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不經人道語。繡幕圍春風。古樂府句也。作家難乎哉。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盃中瀉。詩中警句。然不過是會說大話耳。亦是一病。三百篇中何曾得此等句。

又

從古作昭君怨者多矣。惟王獻一絕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聖主強。和親當時若不單于嫁。祇是宮中一舞人。詠馬嵬事者多矣。惟鄭畋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妙在說正經話。又如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詩。江東子弟如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妙在作不必然之想。皆見用意翻奇之妙。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一七 賴古堂二刻

詩話妙論  
可爲作詩  
枕秘

詠唐人莫  
遣野人無  
外事會得  
此意

與夏振叔

足下不遠千餘里。特製此卷索書。意謂予在山水間。心手必閒故耳。不知閒人忙事更多。每日晨起灑掃。

几案位置花石。客至或碁或歌。天氣和暖。散步尋僧。煮竹笋野蔬。飽食累日。那得磨墨拈毫。作冷淡生活日子也哉。今年園中杏花獨盛。燦燦盈庭。坐卧其下。偶憶此未完。始信筆爲足。下書之。是日微雨。無客過。亦一幸也。

### 與舒五公

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畫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作江山卧遊圖。以拂元規之塵。約成三十餘卷。皆爲好事者持去。案頭偶存是卷。因題寄吾藏弄集。

尺廣以趣  
爲絕趣而  
又韻非高  
乎莫辨

兄。兄。居。山。而。僕。以。雲。煙。貽。之。大。似。向。江。邊。人。送。水。雖。然。山。窮。水。盡。未。始。不。爲。居。山。者。開。生。面。也。且。以。見。僕。居。長。安。功。課。如。此。

### 卷之十四

賴古堂二刻

### 復何省齋索題石公畫菜芋

石公不向鐘樓上念讚。却要床脚下種菜。大似磕睡漢。思量捉虱子咬。吾兄見境生情。忍耐不禁。忽地迸出本地風光。片時解脫。大好機緣。只累及不相干人。硬差判斷。無謂無謂。乃勉強應付。二十八字將去。青春花陌綺羅筵。拋撒珍珠不直錢。一陣菜香芋正熟。

卽此一段  
公案可參  
出楞嚴一  
大部

五更酒醒却流涎。

朱泰禎

馮仲福建莆田人

與友人

念六日聞里中有新貴報者雜選徬徨竚聽載起載行。嗣力輩持全錄至不覲芳名輒爲撫案者久之搔首踟躇望洋氣縮天實妒才不應旣拔其前復寔其後也。然璿璧合菁終非澤名之秘桂椒韞馥不爲園林之實發芳鑿穎存之其人詎崑崙大而瞳子小逼目者衆而遠矚者希也。張樂洞庭之野魚鳥聞之高藏弄集。

人卷之十四

无 賴古堂二刻

飛深入人卒聞之歌呼舞蹈豈諛人而迂物亦殊性而異音。今帖括家纍纍載道拍肩相隨者盡魚鳥乎抑猶有歌呼舞蹈而號曰人者乎誠有之亦可無貳無虞於聲氣之交矣。

徐芳

再見

寄木公四

道兄將來大意將深山乎抑高座乎如有意深山則茅蓬尺地何處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辦如必高座以舉堂頭之職則一舉趾必携數侍僧一駐錫。

雋妙似葛稚川

必備諸職事。兼四方之衲子。磨至六時之賓客。蠅聚  
非大叢林之地。不能容。非衆檀施之力。不能給。而時  
當艱苦。人盡退息。雖有其心。誰敢冒然任之。故弟以  
爲道兄將來所處。尚宜審擇。道兄今日有宜深山不  
宜高座者。道兄不嘗學易乎。易之爲書。原不必多。只  
此潛龍勿用四字上。自王公卿士下。及崖栖谷汲之  
子。無有一人能踰越者。勿謂方外無龍。方外之龍。遂  
可不知潛也。方外不知潛。不名爲龍。方外之龍。而必  
竟其用泥沙之困。菹醢之厄。必及之矣。且夫曹谿龍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而祖者也。其受衣黃梅。宜可嶄然。立見頭角。而四會  
之隱。輒光匿影。與獵人起處。無少異。油油然周旋于  
蝦蟇鱸鮪之間也。可不謂潛乎。懶殘龍而聖者也。其  
在衡嶽。不自知其聖也。役可執執焉而已。而且餐餘  
之粒。可以療饑。糞汗之傍。可以托宿。非深于潛者。能  
如是乎。使于其時。而有不堪岑寂之心。自號于衆曰  
我聖也。謫也。諸方之物色。奔走必將闕然而至。不但  
失用晦之意。而其胸次亦淺躁極矣。何以不測而神  
哉。懶殘之衡嶽。亦懶殘之廡下也。今道兄之人。固懶

殘人衡之人。而此日之時。又曹谿韜衣之時。然且峩然高座。使天下指而目之。可乎哉。夫高座方外之見。而飛躍者也。而道兄曰。吾如是。可謂潛矣。無乃于六位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秉燭以匿影。逃暑于烈日之中。而更疾驅之。豈惟無益。無乃滋甚。此語在他。人不敢言。卽弟亦幾番踟躕。然終不容不言。蓋亦有愚忠在。惟道兄察之也。易又有之。括囊無咎。無譽。夫名者庸子所趨。高人之所避也。道兄之于名。一日千秋。兩得之矣。此避謝弗獲之日。尚近之乎。高士神僧藏弄集

入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兩傳其說詳矣。奚庸弟多贅焉。

寄黃維輯

弟嘗有言。科名一途。于人禍福相半。世多咤之。而識者不無趨焉。究之。則禍之數多。而福之數少。非直半也。且夫科名。亦何能禍人人。自禍之也。名以是立。學以是行。忠孝之志。以是成。仁義之施。以是溥。如是。而科名于人。何可少乎。如直以爲富貴之具。而已。小之宮室妻妾。輿馬聲色之娛。日蝟集以驕佚。其心汨溺。其志氣。使日遠于清虛高曠之域。負才而不克自振。

一家飽暖  
千家怨牛  
世功名百  
目而無字  
問危哉宜  
各書此篇  
于座右

蓋十六七矣。而大之。乃至播虐。以植殃。黷貨。以召寇。干盾。醜蠱。之氣。蓄極。而必發。以自焚。其身。波及。其子。孫。近而鄉里。無所容。而遠爲舉世所僂笑。豈不大可惜乎。使是人者。無科名。以佐之。彼雖有意。將不得自遂焉。如是。而曰科名之禍人。奚不可也。且夫貧賤人之爲惡也。及身而已。其罪與獄。可自按也。富貴人之爲不善。一人。虎之百人。從而狐焉。其所以窺竊播弄。于不見不聞中。以煬吾之明。而借叢于外者。至不可方物。雖日取而訓飭之。猶恐門庭之遠于千里。况復裁菁集

人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倡而翼之。而其怨毒之所注。百人當之。抑一人當之乎。夫以一人之身。而當百人之獄。其又何贖焉。弟故又曰。科名之于人。禍數多而福數少也。古今來以富貴取敗者。何可勝道。卽弟之身。生三十六年。觀當世之所謂科名者。幾何人。其興廢喧寂榮枯得失善敗是非之故。槩可見矣。然則吾輩之所以自處。斷斷在此。不在彼也。

鄧汝高

原岳福建侯官人  
西樓全集

答同年李于璞孝廉

長安羈客不自意得從足下爲俠者遊。每一開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以來。潦倒奔命。視七尺如一枯骸。廓落兮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時於落月停雲。想見顏色耳。足下自雋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卽相國折節下士。足下據右座。稱上客。醉則擁陳姬。挾一冊高臥。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佞兀坐書空。苦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爲問郭隗。先生黃金臺上。猶有收駿骨者乎。則不佞且至矣。

與徐惟和孝廉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筆筆停頓  
筆筆驚翔

不佞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爲之躑躅於橫塘煙雨間。意極惘惘。旣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羣。絕無踪跡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素車白旄。翩而南者。卿耶。爲之絕地大叫。髮上指冠也。尊君素強無疾。何以遽至此。且天旣不憖遺。又何巧令與足下左使。足下抱終天痛。神理茶酷。豈真有不可知者乎。不佞日買苦酒三十銅錢。潦倒燕市中。恐終成一薄劣。相幸勅從者掃齋頭一片石。待不佞歸也。惟起骨立如少年。絕粒僧不至。號慟滅性乎。

又

昔人有作  
詩蠹魚露

帶者此爲  
火書特書  
之筆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冊。不能盡了。已復投書起矣。蠹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樓藏書。飽噉無餘。昨乃摻其種。聚族而焚之。恨不能極吾兵威也。恐復竊發耳。惡詩書扇頭奉。惟起當爲吾緘之篋。笥不敢怨也。

### 與王百穀

不佞由閩入燕。間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計者七千里而遙。寄寫懷動。至盈帙。大約多懷土。惜別之什。故題之曰越墜。聊以比於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數耳。不便敝帚。而且以災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既投之。溷浮沉之水。則實借資於金玉之言。蒼蠅飛不百步。附騏驥而千里矣。

### 與陳振狂山人

吳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弟固知臨邛。令不辨此。乃令馬卿。幾典鷓鴣裘。奈何奈何。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跬步出閩。右今當益就長林。老白龍。江上矣。北征稿已竟。今便傳一部去。試科頭讀之。澆

殺事等豎  
擊妙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音 頤古堂二刻

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何必陸大夫千金裝哉。陳氏小孺已下車病後頭顱髡然髮茸茸如還俗僧可憐也。

又

芋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爲喻。既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望釣龍臺。僅僅拳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鏢人知。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卽東登日觀峰北登黃金臺。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五

觀古堂二刻

黎士弘

魏晉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與樸園先生

奉上畫冊係弘同里吳生鳳起所作。吳生故名家子。少棄諸生而畫有聲名郡邑間。弘爲兒時親見其凡得蟲蟻之類皆各窮極根原睇聽終日又懼失其精神屏息歛氣潛身草木之下細察所爲動跳搏擊之狀間思趣不屬又自以其身動跳搏擊之必盡其意而後罷使古人可信此生不輪馬腹中定入蟲胎中無疑矣。後有陰生者卒業太學偕往金陵者三。卅

借奇西做  
一篇大文  
字意意所  
託似不止  
言画者

爲勾畫此數紙陰乘間請益拍案竟起曰不過

金飯乃公乃欲使吳生賣畫耶卽覓舟以歸陰雅重其人屢屬致意生寧窮困死終不肯續一筆也嗟夫吳生所爲半生潦倒於此者豈不欲有旦夕之名哉今死未三十年漸有不能舉其姓字者獨惜吳生生長僻地未得見當世之大人巨公一從訂其可否而里巷間人又無足以傳生者今先生書畫之董狐也特爲致此舉似先生先生許以可傳則確乎可傳矣使其旣死之後猶能取正於當世之巨公大人先生

幾層悲嘆  
幾層愛惜  
皆從憐才  
一念發出  
足令孤寒  
心死

臧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山廻酒轉  
斷盡人心

以爲不可傳則必不傳矣亦使其知此半生學力皆歸無用退將自悔於幽冥之中是得先生之一見可傳與不可傳總皆於此生無負也畫計十二幀

林古度

茂之那子福建福清人家秣陵

與邢孟貞

弟庚戌歲客遊燕與尹澹如論人才之難澹如曰天地造化那得許多工夫孕出許多才人只這幾個老子在世轉其時聞者大笑弟獨心是之以弟所見聞文人才士不克盡於世者多矣古人取五色囊探

大道理講  
香略其迹  
而會其意  
可也

白玉環前後影迹灼然故千百年上之人所撰述行  
事千百年下之人猶大相似。顧爲魏武帝尚書僕射  
劉公幹目之北土之秀。劭日誦萬言不甚讐較。謂誤  
書思之。更是一適。官國子祭酒。象之在唐詩人中。奕  
奕有名聲。此三子皆非常人。足下豈其轉世耶。何克  
相肖也。俗人論不過目前少一尚書祭酒耳。彼頤劭  
象之傳。至今日者。寧以官貴哉。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弟於足下益信澹如之言不謬矣。

李長日

化舒福建長汀人  
咏懷堂集

藏書集

卷之十四

三

稽古堂二刻

與黎媿曾先生

僕不敢自欺也。歷觀古今垂不朽者。不曰宿根。則曰  
積學。僕生二十七年。始學爲詩。再三年。復有意於古  
文詞。且汀郡斯道落落如晨星。嗚咽寡和。無所師承。  
加以疾病飢寒。昏惰交游。種種來敗人意。而欲肆力  
于詩文。以求合乎古人。不亦難哉。不亦難哉。適自取  
其詬厲也。常私念此道非入山數年。發憤向學。以上  
下千秋爲不朽計。徒俯仰里巷間而思其可傳也。則  
自欺實甚。今尚有郝嘉賓其人。肯爲載安道辦百萬

自訟自勵  
之言隱之  
眞摯具此  
虛懷何患  
不登峰造  
極

隱貴者乎。此段迂想。每念及不覺啞然自哂也。僕具詩文之癖。又不肯安於固陋。與里巷小兒踰于一時。唯有慚憤無極。行見其與草木同腐耳。此後唯思得東郊數椽。積書數千卷。坐卧其中。手自披剝。然後大肆其力。以成一家言。庶此生精力得稍見其要領。不知能遂如其願否。幸先生之有以教我。也。

何喬遠

鏡山福建晉江人

### 與莊應曙

可見前章直詩之誼

君爲詩。將生而對人讀之乎。抑死後任人讀之也。生

藏弄集

入卷之十四

天

賴古堂二刻

有莊應曙在旁曰。吾詩如此如此。若死而任人讀之。則必使吾之意。通於千百世之後。俾觀者自得之。尚可從旁曰。吾詩如此耶。

黃文煥

坤五雜章慈齋福建永福人  
版卷集

### 與陳若孟

執筆爲頓。心眼俱墮。取古人書作盥洗法。公庭之上。不須頭岑岑。遠望西方也。

### 復陳昌箕

從折腰來。舌與心半不復存矣。眼耳神明交遁而辭

妙在不說  
明不獨有  
味亦發奇

去兄猶以爲是舊維章乎。既已憤憤而猶敢操筆品  
文者。自附於不識曲之聽。歌聲亦能點頭。視拍鼓舞  
而起也。睠懷下問。不可無以對。不敢言文事。請言俗  
事而已矣。疇昔居鄉。見戲傀儡者。村婦相戒有孕者  
勿往。鬼能奪人胎。可懼。深思之用寶爲文戒。夫人亦  
有胎焉。胎不結。文不湛。既已結矣。胎在於胸。而又懼  
鬼物以奪之。兄之叅破。其已久矣。僕卽欲吐心相商。  
齒間縮縮。君之餘耳。

答許玉史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生平譁戰勝之業。只有章法。此中山川前後排列於  
其間。鬼神奔走趨候於其際。一聲號召。水行石立。電  
走霜飛。莫不爭至。萬舉而萬當焉。世諦茫昧。造作語  
句。羣兒餅餌。饒嚼相矜耳。

答譚服膺

弟某十年老婦在此。作竈下婢。氣息不得放。賴司李  
公左右之。以毋隕於溝壑。胸懷約結。自視不復爲人。  
坐而自念。人生不宜浪享虛名。天地鬼神實交忌之。  
冒虛名者。必齟齬於世。攷之千古。往往如是。弟某不

墨矣知已  
之難也

幸以八股一道，使世界共知有維章，方將深自懲創，謂此數篇文字，是生平仕宦厄塞之胚胎，乃鼎翰復盛有稱述，誦未竟，緘驚蹶汗浹，悚懼之餘，既復低徊，世人謂我吸川長鯨，先生乃題之曰澄泓潭水胸之所存，筆之所往，被君道破矣，既志懼又志感也。

與同年黃可遠

都邸寥落，雖處長安車馬中，縮首自閉，正如空谷，數數往返者，獨老年臺耳，清言旨理，馨此俗吏哉。驅蹇就粵，附郭之途，孑然孤處，與影爲兩，呼月成三，僕僕藏孝集

人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道側仰，面察，順俯，而順旨，至於簿書之際，窮落隱痛，兩造微情，靜與之對，以芸窓時校練揣摩之法，嘔血施之，縱不能十發而十中，猶可八九，若調停巨室，奉趨上官，則雖心煎髓竭，眉落髮枯，未易幾也。

答闕允命

終日摩漚  
中不能不  
作此想

台丈倦倦下問，吏骨已俗，文心遁走久矣，其何以復虛懷少俟，號召神識，向高曠處，大叫數聲，乃敢拈筆品題也。文章之道，別無他術，要使五岳可搖，星河如覆，世界民物之中，或掀髯而笑，或放聲而哭，自然通

體透亮滿盤周匝。其不爾者總是小言耳。

### 答同年龔鑿猗

本無龍躍虎卧之佳觀。但有鴉塗蚓結之惡道。乃謬見推許於年臺。名實乖反。得不握筆心慚耶。米元章字學工深。猶謂做官簽押便令字有俗氣。况十年老吏。俗障千重。何堪鴻觀談筆法者曰。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實。佳綾晃耀。愈令拙筆遜其神采。評字品者曰。如美人臨鏡。濤箋幅上。又深恐惡札之無鹽。唐突也。

藏弄集

入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 答倫五知

馬牛下吏。闖入麟鳳之區。山負則懼。山仰則愉。水飲則熱。水競則企。兩者交戰。所日夕以祈者。當代偉人。匡扶其不逮。而翼厥步趨。庶幾無訛。典刑在矚。瞻注無窮。民瘼已極。沆可何始。念之神仄也。積棕內湧。望風聳懷。

### 復方章發

胸中萬斛烟霞。一入城市。滾滾遁去。但換數斗塵而已。須向清谿。方堪洗却。客屨雜沓。此助塵者也。玄屑

川筆如此  
今人可想  
見其書法

則無塵屑則有坐側固無玉磬使有玉磬便當擊破  
有如此景况安能拈筆商文心哉

黃 瓚 贊玉希菴福建永福人坤五先生子

與趙得心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瓚以爲文章之道從無  
新也有新皆故故卽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遞遷周而  
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鈎初縣人  
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爲  
新只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  
文章之道豈不然乎知此可悟魯論溫故知新之說  
質之吾兄以爲何如

林嗣環 起八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吳介茲

崑山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要極多中心却  
少不得幾下予謂鼓心裏但少不得幾下耳却多打  
不得以打邊鼓左右時其下下意都已送到鼓心裏  
去也今人之文高者下下打邊呆者下下槌心求其  
中邊皆甜者烏有哉

與樂園

向見君手訂虞山詩人傳心極愛之。諸傳皆妙。經君手訂尤足重也。後聞虞山繼詩選之後復成吾炙集二尺許。皆平昔知交之詩。見吾輩一詩。有當其意者。輒用片紙手錄歸入集中。以八十餘老人尤殷殷好學。如是而世之黃口無知。猶相與訾議之不休。多見其不知量矣。虞山歿後。此集不知落誰何手。必湮沒不傳矣。虞山與君不薄。當留心大索。以傳眼前風雅。第一吃緊事也。望之望之。

藏書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汪懋麟

蛟門江南江都人  
百尺梧桐閣集

柬周樂園先生

懋以吳中游覽一集奉正先生。不蒙擯斥。稱之曰新。夫陳言務去。古人且難。况庸劣如懋耶。今人爲詩率有意求新。然學步未成。鮮不匍匐而走者矣。嘗讀少陵全集。其摛詞揆藻。如古錦舊壁。精英內涵。縱綺羅珠玉。不敢與之較色澤也。蓋其極朴拙處。正其極新異處也。懋學詩有年矣。近歲以來。揣志於杜學。朴拙尚未得。敢遽言新耶。辱先生教自愧矣。抑知自勉。

老而好學  
惟虞山耳

東王阮亭先生

揚州六朝繁麗之地。舊蹟百無一存。惟平山一坏土。爲歐陽公游宴之所。堂五楹。高踞蜀岡之巔。古木鬱鬱。六月不暑。俯視江南諸山。拱列簷下。一郡之巨觀也。兵戈以來。堂漸圯。有俗僧變堂爲寺。懋竊恨之。而力未能挽。會先生初蒞茲土。振揚騷雅。暇時與賓客載酒紅橋。出平山下。和歐陽公朝中措詞。有平山堂下。又東風食柳濛濛之句。都人傳誦。真不減六一風流。而惜未見此堂也。今倏忽五六年。懋兄弟與郡之同人。力圖修復。爲文以告四方。一時和詞誌盛者接踵而至。又值先生出京師。視權清江。邗溝淮甸。一水盈盈。風雅舊盟。依稀未遠。堂雖未成。可無一言爲諸公倡乎。傳花命妓之游。已虛左以待矣。

周在浚

雪客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復何匡山年伯

古今至文。雖大有力。如之終不能斬其傳。其不然者。雖大有力者。極振之終不能奠其必傳也。長吉之集。投之廁中。僞語耳。其實今傳者。恐卽廁中之別本文。

藏書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人慧命。非妒者所能斷也。家大人好索宋元秘本。在閩中得謝在杭先生鈔本宋元集三十餘種。究竟無甚足觀者。卽王元之小畜集十二冊。自竹樓記外餘皆卑卑不足錄。近日豫章太守刻千子文止兩先生集。羅本不以古文名而強爲之搜索。艾所增非遺稿也。皆其不欲存之稿而無知者妄爲增益。但欲博搜討遺失之名。豈知地下人反因之抱愧于永永哉。承老年伯下問。敢以臆對。不知以爲然否。

與鹿峰兄

藏弄集

卷之十四

三 賴古堂二刻

苦心場屋人。臨期左顧右盼。有許多放不下處。若是省事漢。如赴歡場。如對小敵。則神氣自王。

示弟龍客

先輩云。光陰快而學力鈍。應酬多而讀書少。深爲可痛。由今觀之。豈不誠可痛哉。



12066

